

STARCRRAFT

HEART OF THE SWARM



動力

Danny McAleese

突然間，爆炸停止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令人不安的寂靜淹沒了一切。然後，白色與灰色的煙團慵懶緩緩地從戰區升起，進入靜謐的天空。從下面看起來就像某個殘酷魔術師耍的把戲，荒涼戰場悶燒不絕、景象一覽無遺。

神族的攻擊做得非常徹底，場面殘暴無比。曾經穿在活生生陸戰隊員身上的戰鬥裝，如今破碎散落在這場上演毀滅戲碼的舞台四處。有些被無情的追獵者用粒子阻斷器給燒成焦炭，他們的護甲被打穿一個又一個的孔洞。其他則死於和手術刀一般的攻擊，被狂戰士幽能之刃的灼熱能量給砍成碎片。所有人都死了。

或者該說，幾乎所有人都死了。

突如其來的動靜打破了凱爾莫瑞亞營地一片寂靜。從隊伍後方開始，一行行的士兵開始向前奔逃，其中有身上穿著巨獸般戰鬥裝甲的掠奪者，也有拖著煉獄火噴射器那黑亮噴管的火焰兵。他們曾經緊密無間的陣型變得支離破碎，就跟他們曾經受命保衛的基地一樣。但他們撐過去了，只要他們還有一口氣在，對他們來說，就算是一種勝利。

馬瑞斯·布萊克伍德上尉對這一切視而不見。在他急馳的攻城坦克兩側，莫瑞亞的地上景色不斷倒退。廣闊延伸的紅土平原朝四面八方擴展。馬瑞斯的視線聚焦在前方目視窗外那塊窄小封閉的世界。要塞裡高音警報的尖銳咆哮沒有傳進他的耳裡，他只聽得見座位下傳來那種令人感到安穩的引擎聲。

「敵方部隊正在敗退，」通訊系統裡有聲音傳來。話聲和往常一樣帶著濃厚的合成感，那是透過中央指揮部的機器人傳達來的命令。「所有小隊向排指揮官報到。主要目標阿爾法。區域遭到突破，位置在——」

馬瑞斯按下他耳機上的關閉按鈕。他知道那只會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電子合成廢話。他眼睛連往下看都不用，就將結滿老繭的手放回排檔桿上。弧光坦克在切入下一檔的瞬間震動了一下，胎面所經之處掀起一整片翻滾的紅土塵雲。

不過馬瑞斯還是沒有看見這一切。在他眼中，只有那台巨像。

那東西真是巨大無比，就像一個懾人的怪物剪影，聳立在破碎巖峻的地表上。他看著它用那蜘蛛般的長腿撤退，怪異奇特的頭部轉向後方，掩護自己逃亡。它的位置仍然很遠。馬瑞斯知道理論上它還會超在前頭好一段時間，但一個小小的關鍵推翻了這個理論。

它的腳跛了。

在一開始突擊基地的時候，這台獨行的步行機器失去了一貫的敏捷和優雅。它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傷。馬瑞斯放大了目標螢幕上的影像，看清楚它嚴重損壞的是哪條腿。從那台機器走出的每一步，都能看見那條腿沈重地拖在後頭。

他緊催油門。在前方，空曠的平原不斷延伸，連接遠方的深色山齒。他得在巨像抵達那些山峰之前解決它。馬瑞斯將十字瞄準器定位的目標身上，眼睛掃視在下方閃爍的距離讀數。能夠確定的只有一件事：他得先靠近才行。

他前方的面板有白光快速閃動。馬瑞斯盡力無視它，但終究失敗了。他嘆了一口氣，用拳頭槌了面板一拳。在那骯髒、破裂的螢幕上，一個熟悉的面孔出現了。

「布萊克伍德！」中校大喊。「他媽的，你要去哪？」

「往前走，」馬瑞斯嘲諷地說。他已經可以想像到這次對話會怎麼發展下去。

「往前個屁，」中校痛罵。她的一雙藍眼竟能在被污垢和灰塵覆蓋的螢幕上隱隱發亮。「上尉，派對結束了。立刻回來，我們——」

一道光亮的爆炸毫無預警地撼動攻城坦克。車輛底盤的液壓致動器吸收了大部分衝擊，但馬瑞斯還是一腦袋撞上前方的面板。他努力保持坦克穩定，手指下意識地探進雜亂的深色頭髮間。再縮回來時，他的手指上沾滿了鮮血。

「我還以為敵人已經撤退了！」馬瑞斯對著麥克風大吼，眼睛掃視著目視窗外的地形。儘管曾在這機器裡完成許多任務，這名老練的駕駛員仍無法完全信任他的偵測螢幕。

「他們是被打退了沒錯。」中校馬上回嘴。「但你跑得太遠了。你一頭撞進那群掉隊的敵人，上尉。你的位置太前面——」

另一次爆炸衝擊他的坦克，這一次沒有直接命中。馬瑞斯側過身子，看見了新出現的敵人。有一名追獵者邊逃跑邊瞄準他，行進的方向與他大致相同。它的腳部在行進間飛快地踢出殘影。

這傢伙不該在這裡的，他好奇地想。這時候，這個追獵者應該閃現離開，加入那台跟它長得像兄弟的機械了才對。也許是機體受到損傷。無論如何，馬瑞斯不打算給對方機會，不打算讓對方證明自己推斷錯誤。

他立刻採取行動。他駕駛時總是這樣。經過多年練習，馬瑞斯已經了解怎麼和他的機械融為一體。因此，在他將控制器猛轉向左時，他的意念和行動之間沒有絲毫延遲。

坦克靈敏地回應他的控制。在猛烈的急煞滑行間，馬瑞斯等待著，直到追獵者進入他的視野，才將右腳踩上相對的穩定踏板。坦克的車體在震動中發出可怖的怒吼，同時校正行進方向，分毫不差地停止滑行，然後用驚人的高速繼續前進。

千萬要保持你的動力。一個聲音在他腦中響起。失去動力，就得下地獄。

齊奧內。又來了。馬瑞斯身子一震，用骯髒的拇指和食指按摩著太陽穴。

「別這樣，兄弟。」他柔聲說。「我現在有點忙。」

追獵者的軀體迴轉向前，或許是在計算最好的逃脫角度。它轉過身，只發現重量超過六噸的鋼鐵機械正在朝著它逼近。它匆忙升起粒子阻斷器，勉強射出一發，但是落點不佳。接著，馬瑞斯按下 **80** 釐

米砲的按鈕，來自雙重砲管的衝擊貫穿那機械體的殘餘護盾，使它的軀體爆成碎片，隨即沈重的攻城坦克就這樣碾過它破碎的殘骸。

從履帶下面傳來令馬瑞斯滿足的金屬碎裂聲。他快速掃視後方的抬頭顯示器，看見那台步行機器的碎片正朝四面八方飛散。至少這種東西死的樣子還算正常。不像那些狂戰士，老在被你殺死時化成一團詭異的青煙。他忍不住打了個寒顫。那景象總是讓他毛骨悚然。

「幹得好，」中校的聲音從通訊系統傳來，聲音裡沒有一絲諷刺。「好了，你也玩夠了，上尉。立刻調頭。」

她最後一句話的口氣強烈且嚴厲，理由明確。因為馬瑞斯已經操縱坦克再次奔向巨像。

他調整了一下麥克風。「馬上就回去了，」馬瑞斯無辜地說。坦克幾乎立刻就提升到最高速，穿梭過紅色的地表，激起一片塵土。他稍微放鬆了一下自己。引擎的尖嘯聲幾乎令他感到安穩。

「我命令你立刻回來！」中校繼續說。「我知道你想做什麼，你是不可能幹掉那東西的。況且，」她短暫地停了一下然後說，「輻射等級仍然超出安全範圍。」

馬瑞斯往右方瞥了一眼；在那個方向，一朵不祥的烏雲靜靜掛在粉紅的天空；正是那顆為他們扭轉戰局的戰術核彈所殘留下的痕跡。一名幽靈特務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深入了敵陣；也許太過深入了。從通訊內容聽到的推測來看，那可憐傢伙似乎為了叫出這顆核彈而送了小命。

說實話，馬瑞斯完全摸不清頭緒。他們所駐防的凱爾莫瑞亞地區，正式名稱「遠端採礦四號平台」，不過是一個平凡的礦點，和這星球上的許多地方一樣。這座礦點位於一塊廣闊的塵土平原中央，包圍在四面八方的只有一片空寂。實際上，就連那個四號平台的招牌，老早就被人塗改成「四下無人」平台了。

和其他採礦殖民地相比，四下無人平台的軍事化程度很不尋常，彷彿在保護什麼重要的東西。考慮到神族所投入的兵力，應該是某種神族十分想要的東西。

但馬瑞斯根本不在乎。這些細節對他來說全都無關緊要。

他只知道打從一開始，這就是場慘烈的戰鬥。神族地面部隊一開始就派出三台笨重巨像進行火力支援。馬瑞斯從來沒見過巨像，但過不了多久，他就對這兵器感到永生難忘。這巨靈般的機械聳立在戰場所有單位之上，用熱能割裂槍發出超高溫的光束，將作戰區域切割成破碎的灼熱地獄。

最後還是打倒了兩台巨像，只不過代價是一整個中隊的維京戰機和不知道多少飛行員的生命，再加上一整隊巨人的犧牲才完成這項成就。那些戰士的死狀特別淒慘。馬瑞斯耳中還迴盪著他們在熔化成液體的機器中痛苦死去時的慘叫。

但他還是一點感覺也沒有。

那真是恐怖的情景，極端恐怖的情景，但馬瑞斯沒辦法讓自己關心這些事物。對他來說，這些人什麼也不是——全都是陌生人，全部都是。他們會笑；他們會玩；他們會開各種玩笑……他們很年輕。

太他媽年輕了。他們四處稱兄道弟，好像彼此都是老朋友，但他們根本不是；這點最讓馬瑞斯火大。

到哪裡都是一樣。不管他來到哪個偏荒的小行星，人們都避之惟恐不及。人們說他太常冒險，又太不為他們的安全考慮。在戰場上，他是魯莽、無畏又危險的。其中一名指揮官甚至說他嗜血。聽到這番話時，馬瑞斯差一點就把那傢伙幹倒在地上。但他越深入思考，越發覺這項評價十分有理。

當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支隊伍想要邀請他入伙。他要負責擔任身經百戰的白髮老兵角色，和藹地將他的知識與智慧傳授給年輕的同僚。令人作嘔的老調重談。每次接到這類的邀請，他就會好好發作一頓。

到最後，他們總是聳聳肩，自討沒趣地離開。他們互相培養感情，建立連結，成為戰場上生死與共的兄弟。但他們不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同袍兄弟。

史托法茲、托曼、馬西亞克、齊奧內，他們全不在了。剛開始，馬瑞斯歸咎於那些戰鬥：都是神族和那些致命武器的錯，或者彷彿無邊無際的恐怖蟲族的錯。對敵人的仇恨取代了朋友們的地位，填補了他們在他心裡留下的空缺。但是，和大多數老兵一樣，馬瑞斯·布萊克伍德最終理解到他真正的敵人並不是多年來他在戰場上面對的那些東西。

真正的敵人其實是時間。

時間帶走了他的朋友。湮沒了他們，將他們從所有記得他們的人的心裡、腦裡給抹去。在他們五個人裡，現在只剩下馬瑞斯是還活著。那當他也走了的時候呢？

到時，他們將彷彿從沒存在過一般。

閃爍的紅色警報燈將他拉回現實。馬瑞斯捶下另一個按鈕，表示他清楚知道弧光坦克的引擎即將進入危險狀態的事實。他並不擔心。他曾經駕駛這台機器度過更危險的情境，也曾把它逼到重大故障的極限，甚至超越這個極限。他比設計與建造這台機器的工程師更了解它能拼到什麼樣的程度。

眼前，目標距離拉近許多，那條損壞的腿在馬瑞斯眼中更加清晰。在那條腿的後面，飄揚著一條綿延的塵土之河。在這星球的無風環境裡，那巨大的步行機器創造出一條連傻子也看得見的長長軌跡，而且就連接在自己身上。

但馬瑞斯需要的不是線索。他只需要一次射擊的機會。

「上尉！」吼聲再次從通訊系統中傳來。「我最後再說一次：給我回來！」

通訊信號變得斷斷續續的。馬瑞斯突然想起，信號增強矩陣在最初的攻擊裡就被徹底破壞了。再過幾公里，他就完全脫離基地的通訊範圍。那樣就又少一個麻煩了。

「布萊克伍——」

突然間，馬瑞斯決定改用一個不同的策略。

「妳看到發生什麼事了！」他怒吼，盡力做出憤怒的聲音來打斷她的話。「我們有多少人被那東西燒成灰燼？妳要我就這樣放它回去？」

這真是精采無比的表演。他幾乎爲自己感到驕傲。通訊器裡的聲音停了很長的時間，只剩靜電的雜音發出爆響。接著傳出的話聲是平靜而沒有情緒的。

「好吧，」中校下定決心放棄地說。「反正是你要上軍事法庭。」

「沒錯。」

顯示器上的一個亮點顯示他的目標改變了方向。出於某種原因，巨像正往斜角的方向走去。馬瑞斯驅動坦克進行攔截，並朝目視窗外瞥了一眼。他立刻了解原因了。

在東邊，有一小片懸崖聳立在堅硬平坦的粘土地表上。它們的高度剛好能讓巨像跨過，但又陡峭得足以阻止這台攻城坦克。馬瑞斯痛恨地咒罵了一聲，然後在前方面板上按下一連串的按鈕。在他的抬頭顯示器上出現一個全息影像，展示出周圍地形的三維影像。他放大了那些懸崖的影像，旋轉著從各個角度找尋上去的途徑。半分鐘後，他找到了，就在巨像可能切入點的南方不遠處，在那裡有一片多岩的斜坡，能讓他爬到山頂。那片斜坡十分陡峭，而且十分危險，但他相信自己有辦法成功。

馬瑞斯設定好前往斜坡底部的路徑，並用手背擦去一大片從眼睛上流下的汗。坦克裡的溫度高得令人汗流浹背；他很久之前就把弧光坦克的內部冷卻系統給整個拆掉了。空調系統只會加重引擎的負擔，壓縮機負荷過重的代價可能會是死亡。

他可以忍受那股熱氣。更詭異的是，他甚至漸漸開始喜歡這種熱氣。每多流一滴汗，就代表著多一分速度。用舒適換取效能是馬瑞斯改造這台老弧光坦克的許多原則之一。他在心中微笑，想起他從一名技師手上搶過電漿焊槍，在車體上切出前方檢視目視窗時的情景。當上級看見馬瑞斯在新型鋼鐵的車殼上切開一個十五公分大洞時，差點沒氣得半死。但是，經過一番狗屁折騰之後，這名老兵就是靠著它在過去好幾次逃過一劫。

此刻，馬瑞斯正盯著那個目視窗，透過他多年前挖出的厚實塑鋼玻璃窗往外看。那巨像已經靠近懸崖，儘管拖著一隻跛腿，它還是美得異常，那光滑帶有稜角的身體表現出精緻的設計感，讓它看起來更像藝術品，而不是本質上的毀滅性戰爭兵器。從它體內，透露出飄忽的藍色磷光。

你打算坐在這裡張著嘴巴欣賞，還是要把那玩意給炸掉？齊奧內的聲音再度響起。馬瑞斯垂下頭。他的眼光正好落在他沾滿穢物的靴子上。

他能記得有一段時間，這些靴子幾乎每天都被擦得像鏡子一樣亮。那時他們年輕得令人心痛，都是些新面孔的孩子，剛從學院裡出來不久。他們沒有成見，充滿活力，心情樂觀。而且他們是這麼期待著戰鬥。

在那些日子裡，沒什麼是他們辦不到的。什麼事都有可能。

他們五個在一起有難同享，有難同當——他們的生命裡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享福，但他們甘之如飴。他們是真正的兄弟，永遠照應著彼此，用砲火幫助彼此從試煉中存活下來。就算分發到不同部隊，他們都還是設法保持聯繫，並鄭重地宣示，盡量每隔一年左右就在牛棚碰面。

牛棚是個神憎鬼厭的恐怖地方——是個幾乎要垮掉的酒吧，蓋在希羅附近某個破爛變電所的後頭。但那是他們進行第一項任務的地方，所以對他們來說很特別。久而久之，他們愛上了這地方。多年之後，這裡成了屬於他們的地方。

牛棚是馬瑞斯這輩子唯一擁有過的好東西。在地獄戰火中打滾多年，那是他少數能夠期待的東西。是他顛沛流離的戰士生涯中唯一長久不變的光明。

但到最後，就連這點也開始改變。一個接一個，能夠出席的人變得越來越少。最先缺席的是史托法茲；他們聽說他正好在三十歲生日的前一天吃了一顆子彈。顯然他在某場暴動中站錯邊了。這結果倒也不難想像。那孩子可愛又沒有心機，本來就不怎麼聰明。

幾年後，馬西亞克在查爾星附近失蹤了。再過了好幾年，托曼成了下一個。他加入某個瘋狂的傭兵部隊，不滿一個月就送了命。他們從來沒聽到真正的細節，只知道是什麼很糟糕的東西倒了下來之類的。但托曼的死對他們的打擊特別大。比利·托曼一直是人生的先鋒。他灑的酒最多，打贏的仗最多，征服的女人也最美麗。他是他

們這群默認的領導者。如果在他們之中有誰可以說是無敵的，那就是他了。

到最後，只剩下馬瑞斯和齊奧內了。他們將這傳統維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碰面，追憶往事，甚至舉杯為他們陣亡的同僚敬酒。不論他在哪，或正在做什麼事，馬瑞斯絕不會錯過前往牛棚的時間。

然後，某一年，齊奧內也沒有出現。

他花了一番功夫才查出發生什麼事。原來齊奧內是被自己人誤殺的。某個庫希歐攻城坦克的駕駛員在瞄準時偷懶，強迫齊奧內的大部分隊員做了一次高熱的鎢彈沐浴。他甚至連屍體都沒有留下。

在回憶時，馬瑞斯緊緊閉上眼睛。在他的諸多指揮官裡，從來沒有人能了解為什麼自己手下最好的駕駛員之一總是不願升級他的弧光坦克。就算是命令，布萊克伍德也會拒絕，成為他單位裡人盡皆知的笑話。接著，歲月流逝，在較年輕的士兵眼中他漸漸成了神祕人物。他們覺得他是頑固、懷舊，拒絕隨著時間進步的老化石。但馬瑞斯知道自己不是。只要他還能想起齊奧內，馬瑞斯就知道自己為什麼永遠也不會踏進庫希歐攻城坦克的駕駛艙。

他到牛棚看了最後一次，時間是在五年前的這個月。馬瑞斯為他的朋友點了最後一杯啤酒，放在齊奧內在吧台的位置，並喝乾了自己的酒，然後離開。就這麼簡單。就這麼結束。他走出門後又回頭了一次，看著那五張破舊的椅子，曾經充滿溫暖、歡笑和生命的椅子，如今空蕩蕩地擺在那兒。他正好看見酒保將齊奧內的啤酒倒下冰冷的鋼製流理台。他朋友永遠喝不到的最後一杯啤酒，永遠地離去了。就像過去的那個他一樣。

就像他們所有人一樣。

坦克抵達當前的目標點時，一個警報輕柔地響了起來。馬瑞斯從斜坡底部往上衝。那斜坡看起來比抬頭顯示器上呈現的樣子還要陡峭，而且岩石障礙物好像多了十倍。他的坦克不由自主地彈跳著，光是想坐穩在駕駛座上就得使盡全力，更別提好好操作了。

他曾經把坦克弄翻過一次，那是他剛接受駕駛員訓練的時候。那是個非常不愉快的經驗，他一點都不想再來一次。那時候，這種窘境只要一條拖索和大笑幾聲就可以解決；只要渡過尷尬的幾分鐘，他就能重新上陣。但在這地方變成翻倒的烏龜？那可會帶來致命的後果。那巨像可能會轉過頭來，將光束的發射口對準他。卡死的艙門會將他密封在坦克裡，既不能動也不能保衛自己。他想像著那樣死去會是什麼感覺：坦克的車殼被熾烈白熱的光束給擊中，本來就令人無法忍受的車內溫度急遽升高...

馬瑞斯往下看了一眼；他的 C-7 手槍正好地綁在自己屁股旁邊。自從那天翻車之後，他就買了這隻手槍。那可不是沒有意義的。

斜坡變得更加陡峭。當刻度顯示為 50 度角，馬瑞斯換了兩個檔，緊咬著牙關，再次檢查了他的陀螺儀。他最多可以爬上 60 度角的斜坡。或許 65 度角。超過這角度之後，他的坦克將會筆直地往回掉，無助地跌落斜坡底端，身體像人肉彈珠一樣撞來撞去，

在外面，噪音變得震耳欲聾。攻城坦克的輪底濺起大塊的岩石和碎礫。它們覆蓋了整個地面，讓機器向前又向上跳動，發出石頭與鋼

鐵摩擦的刺耳噪音。坐在車內的馬瑞斯能感覺車體的重心正在飄移。他的胃部下墜，恐懼之爪攫住了他的心靈。然後，令人大鬆一口氣地，山頂邊緣在視野中出現了。

當馬瑞斯將坦克切入最後一檔時，姿勢監視器上的讀數是 63 度。那機器掙扎著前進，砲管指天，終於擠上山脊的頂部。有一個瞬間，他後方的著力點崩塌了，輪子空轉，車體失去依靠並往回滑落了半公尺左右。他的心臟差點停了。但再過了一秒，那坦克便在轟然聲響中，一口氣衝上山頂那片平坦的臺地。

將機體開出翻攪的塵土之後，馬瑞斯立刻看向他的獵物。將坦克開到斜坡上拉大了雙方的距離，但他有辦法輕易地追回來。巨像仍然拖著那隻跛腳，就像某種受傷的巨大昆蟲。它似乎正盯著他。

你瘋了。真的瘋了。

那應該是齊奧內的聲音，但馬瑞斯覺得又有點像他自己的。不管是誰，他突然發覺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有多瘋狂。但他也同樣深刻地發覺到：他根本就不在乎。

當然，事情原本不是這樣的。實際上，馬瑞斯曾經在乎過很多東西。他神色嚴肅地看向巨大的鋼鐵控制台。在空無一物的角落裡，有個模糊的褪色長方形，模糊得幾乎肉眼難辨。曾經有一張照片被釘在這個位置。這照片已經消失很多年了，簡直就像是上輩子的事。

漢娜。

這是他生命裡的另一項錯誤。

想到她曾經是他生命裡的「偉大真愛」就讓馬瑞斯想笑。但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她的確很重要。漢娜曾經是他脫離黑暗的一個機會；但是他唯一有心試著維繫一段關係的女人。

他們在一個漁村裡相遇，當時他駐紮在希羅，他的生活看起來還算得上正常。她就和他一樣年輕，只是更機伶，更聰明，而且美得耀眼。鐵灰色的眼眸。蜂蜜色的頭髮。可是這段感情的結束給了他很大的打擊。而且不幸的是，他所受的打擊比在附近九個星系作戰的每一個士兵都大。他的打擊不是任務害的。

馬瑞斯用沾滿油汙的手指撫摸曾經放有相片的位置。他完全記得那照片的樣子，彷彿它仍在那裡一般。漢娜笑逐顏開地站在湖水前，頭髮上插著一朵大大的黃花。那一天，她帶他去划了船。

而現在，他忍不住發出冷笑。那女孩，那照片，一開始就是個愚蠢到家的主意。

一陣刺眼的黃色亮光猛地迸裂開來。他本能地用一隻手護住雙眼。透過那又小又滿是煙漬的目視窗，強烈的光線簡直就像要把他給刺瞎。

正前方那台巨像正朝他開火。在它狹長頭部的兩側，兩座大型砲台一致地動著。馬瑞斯用力煞住坦克，突然清楚地理解到，這敵人有能力把他的戰車給切成一灘溶解的碎片。但當巨像再度攻擊時，他也意識到它正位於武器射程之外。

那台步行機器的兩具熱能割裂槍一次又一次地射擊，光束撕裂了空氣，無害地切進了這星球的粘土表面，創造出許多條又深又長的灼熱裂縫。就在這個瞬間，馬瑞斯突然懂得它想做什麼了。

攻城坦克用全速開上第一條灼熱發光的裂縫時，車體劇烈地震動起來。平衡系統發揮作用，將弧光坦克車體的衝擊降到最小，但那片地表幾乎已經被撕裂得體無完膚，這種程度的吸震能力幾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坦克劇烈地前後晃動著，馬瑞斯掙扎著闖過那慘遭蹂躪的地面。

巨像仍持續開火。馬瑞斯終於將坦克開出了危險區，看著光束不斷在那步行機器後方的地面切出一條條深溝。避開這條毀滅之路會耗費他不少時間，因為他沒辦法繼續筆直地追擊目標了。即便如此，弧光坦克仍漸漸追了上去。他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兩道閃爍的光芒由黃轉白，吸引了馬瑞斯的注意力。是車尾測距器發出的警報。他已經開出太遠，完全脫離採礦設施那原始通訊矩陣的有效範圍了。就算他們想，也沒辦法透過通訊系統與他聯絡了。而他也同樣無法和他們聯絡。

不過他並不在乎。

實際上，對馬瑞斯來說，值得在乎的東西沒多少了。幸福快樂已經不用提。這段時間以來，他所擁有的正面情緒頂多是滿足感，而這種感覺只有當他一頭沉浸在他最擅長的領域時才會出現；那就是當一個士兵。他拒絕了無數次升遷、轉調甚至退伍的機會，只爲了能繼續前進；他需要在意的只有接著要到哪裡和什麼人作戰。不知不覺間，馬瑞斯已經從過生活，變成單純爲了享受戰爭的刺激而生活。

於是他經過了那麼、那麼多的戰鬥。

還有那麼多的殺戮。

在坦克跳躍間，他嘴邊露出微笑。將擊殺的目標記錄下來是他們所有人打從一開始就有的習慣，他們以團隊名義立下的一個老傳統。最開始是比利先在頭盔上畫了一槓，那時候他們都還在步兵團裡。這一槓催生了一場友誼式的競爭，而且隨著時間過去逐漸升溫。

到最後，他的攻城坦克旁邊裝飾了各式各樣的勝利。馬瑞斯記下了蟲族、神族，甚至還有些不得不打的人類敵人。他的每一場征服都記錄在那裡，細心地用雷射雕琢在他那台轟轟作響的戰爭機器的新型鋼鐵板上。

他的擊殺就是他的勳章。它們是他的朋友。

它們是他唯一剩下的東西。

坦克高速衝下塵土平原時，車體左右偏斜著，馬瑞斯盡量開在被撕碎地表的外圍。也許是因為濃厚的熱氣，或者是那東西終於理解到它的計畫沒有用，到最後，光束的射擊停了下來。巨像扭開頭，繼續向前走去。

他將油門催到極限；在瞄準獵物時，他的脈搏不由得加快。他感覺到活力，而且他馬上就可以把這個該死的怪物轟到另一個世界去。再過幾分鐘，它就只是他攻城坦克上的一個標記。但那會是個非常重要的標記，因為在多年駕駛生涯裡，馬瑞斯從沒消滅過巨像。

而他非常非常想要試一次看看。

對準敵人大致的方向，上尉快速地發了一砲。砲彈落在巨像的遠處，但他早知道結果會是這樣。不過，他還是希望能吸引它的注意。他想讓它再度射擊，這樣他才知道自己可以靠到多近來發出致命一擊。馬瑞斯並沒有高估他射擊距離的極限。那些熱能割裂槍發出的光束會在他的 80 釐米雙管砲擊中它之前先把坦克切成碎塊。他一直清楚，他的攻城砲是唯一能解決這台步行機器的機會。但對於雷神之鎚攻城砲的射程，馬瑞斯也沒有幻想過度。這是他拿手的。

他的腦子開始計算，這是只有老經驗駕駛員能夠理解的距離和範圍預測。但那台巨像還是不願意開火，只是繼續往前走，拖著那條殘破不堪的腿。那台步行機器沒有表現出恐懼，或是擔憂。這場追擊開始後，它的速度沒有加快也沒有減慢。它完全沒有人性的這點反而成了它的個性。在這個距離，它看起來凶惡得無可言喻。

馬瑞斯開始撥動開關，預先切斷安全系統，準備進入攻城模式。坦克向前猛衝，每分每秒都更加逼近他的獵物。

他一直等到最後一刻…等到巨像扭過頭時，他才展開行動。

當馬瑞斯將全速前進的坦克急停下來時，極度刺耳的金屬和塵土聲傳了出來。粘土表面畫出一道滑行痕跡，整台弧光坦克至少側滑了五十碼才終於停止。到處都是紅色的塵土。車體還沒完全停住，馬瑞斯就已經開始熟練而迅速地扳動一連串按鈕和控制桿。

他座位下的坦克像生物一樣升了起來。弧光坦克的支撐架向前伸出再向下插去，尖銳可怖的液壓聲響起，直到支柱重重插進乾燥、堅硬的粘土裡。在這令人坐立難安的幾秒內，他只能期待地看著鎖定與解除機制完成運轉。接著，顯示狀態的燈光從紅轉綠，通知攻城模式運作完全正常。

坦克停下來之後，巨像和他之間的距離便急遽拉大。馬瑞斯看著射擊系統，上面顯示那台步行機器已經被鎖定了。一連串資訊在他的抬頭顯示器上滾動，提供各種彈道與可能行進路線的校正。馬瑞斯無視了這些資訊。他抓住大砲的控制器，用視覺瞄準追蹤那台已經深深烙印在他眼中的巨像。

地面發出燒焦的嘶嘶聲。位置正好在馬瑞斯那台坦克的安全範圍之外。巨像再度朝他開火，在地面激起黃橙色的火焰。一種奇怪的氣味衝進他的鼻子，一股燒焦的臭氧味。與此同時，他手上的汗毛全都直豎了起來。坦克之外的視野十分朦朧。在他的顯示器上，定位巨像的瞄準鏡標誌馬上就要超出他雷神之鎚的最大砲擊距離。他的拇指停在按鈕上方，但一點都沒有顫抖。他用和平常一樣的方式進行這項工作。用雙眼。用膽識。用直覺。

他開火了。

弧光坦克的衝擊加農砲發出雷鳴般的嘶吼。馬瑞斯立刻放開控制器，跳向前方，鼻子貼著那被塵土玷污的目視窗。一秒過去了。兩秒…

他看見了一陣耀眼而燦爛的爆炸。當高熱的 120mm 砲彈劃破巨像的身體，那台機器激烈地往旁邊晃了一下。它搖搖晃晃地試著站穩，

幾乎取回平衡，但最終還是倒下了。當它撞上地面時，第二次爆炸發生了，將那曾經如同藝術品的步行機器炸成數百片閃亮的碎片。

馬瑞斯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他重重跌回座位，身體激動顫抖，沉浸在這場殺戮的狂喜中。他就是爲了這個時刻而活的。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在這沈重、冷酷的生命裡，像這樣的時刻就是他所能擁有的一切。

他在座位上整整躺了一分鐘，閉著眼睛，腎上腺素在被汗水浸濕的身體裡洶湧。但這段神遊時光隨即被一陣莫名的警報聲給打斷了。馬瑞斯再次睜開眼，他控制台上的燈號有半數在快速閃動。

大量的新資訊在他的抬頭顯示器上奔走，他立刻從座位上彈了起來。當他從目視窗往外看時，全身的血液都不由得凍結了。

是追獵者。至少有幾十隻，那破碎巨像身後的地平線被無數進擊神族部隊的身影給佔滿了，全都在朝這個方向前進。那些小型步行部隊的細長腿部踢起一團團的塵土。馬瑞斯在它們前方距離這裡更近的位置看見另一群單位。透過致命又笨重的外骨骼結構，他立刻就認出來了。是不朽者。

他的手想都不想地動了起來，敲打著一連串能讓坦克脫離攻城模式的指令。那群不朽者竄過平坦無比的地面朝他衝了過來。根據對方的速度，馬瑞斯推測只有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該死，恐怕已經太遲了。

珍貴的時間一秒秒地過去。這等待簡直是一種折磨。但他座位下的坦克拒絕變形，馬瑞斯知道肯定是哪邊出錯了。從他身後某處傳來

一陣嗡嗡聲響。在他的抬頭顯示器上，在弧光坦克全息影像的支柱位置閃爍著紅光。

卡住了。

跟你說過不要喪失你的動力。齊奧內在他腦裡笑著說。在腦海中，馬瑞斯可以看見他朋友的微笑。兄弟，你太老了，不適合這種生活。

他將其他東西全都關了，並用拇指按下解放按鈕。什麼都沒發生。將坦克固定在地上的支柱仍然緊緊鉤著黏土地面。馬瑞斯再度按下按鈕，內心充滿無助。這是他第一次感到有些戰慄。在嘗試第三次後，支柱鬆開了。

坦克的身子抬了起來。支柱收回弧光坦克的車體上時，液壓系統的尖叫聲聽在馬瑞斯耳中就像美妙的音樂一樣。一連串綠燈閃爍，輪底再度接觸地面。而在那之前，輪子早已開始轉動。

馬瑞斯將坦克掉頭，狂馳過那片塵土平原，快速地調高車速與換檔。神族部隊的身形已經塞滿他的後方抬頭顯示器。目標電腦開始自動鎖定，一邊瞄準每個逼近的敵人，一邊發出擾人的嗶嗶聲。他把這些噪音關掉，同時打開他的通訊麥克風。

「這裡是布萊克伍德上尉，弧光坦克 2717 號。收到請回答。」

馬瑞斯重新開啓了耳機，並提高面前控制台通訊系統的音量。但他只收到一整片的靜電雜音。

「麥斯威爾中校，這裡是布萊克伍德。我正返回基地。妳有收到我的訊息嗎？」

還是什麼也沒有。在他的抬頭顯示器上，他可以看見先頭不朽者的相位干擾砲火落在他身後較遠處的地面。但他的測距系統卻跟報告了一個壞消息：那些追獵者往前閃現了。現在它們緊接在不朽者後面，而且正快速地追上來。太快速了。

「關！」馬瑞斯大吼，試著直呼中校的名字來吸引她的注意。「第二波攻擊來了！一大堆追獵者！還有不朽者，或許還有更多。中校！有人嗎？有人聽到嗎？呼叫所有緊急頻——」

當坦克開過黏土地上的一條裂縫，馬瑞斯的身子往前一撞。那是他追殺的那台巨像所留下的臨別禮物。他往前看去，專注地避開剩下的裂痕。

另一次強烈的爆炸撼動坦克。這一次，射擊落點是在他前方的某處。追獵者已經進入射程了。他的大限很快就要到了。看來這就是了，馬瑞斯想。這就是他送命的方式。那台巨像將成爲他最後的獵物…他在被捲入被遺忘的漩渦前的最後一杯啤酒。這一切真是恰當得令人好笑。

懸崖的邊緣出現在他的地形顯示器上。看起來還是太遠了。有一陣子，他曾想乾脆就這樣把命送掉算了，全速開下懸崖，衝向那愚蠢可笑的天空。他被這想法逗笑了。但不，那不是他的風格。若真要放棄，他寧可轉身戰鬥。就算他的坦克已經瀕臨極限，他還是能造成不小的傷害。他確定自己能帶走一兩架那種步行機械陪他一起下地獄。

接著，在正前方，他看見天空中出現一抹光點。剛開始還很微弱，但在他快速拉近距離後變得越來越明亮清晰。那是探照燈。運輸船上的探照燈！

他的心臟幾乎要從喉嚨跳出來了，馬瑞斯用力敲下加速的按鈕，用力到擔心自己會把它敲壞。但坦克已經是以最高速前進了，除了看著塵土的地面飛逝而過，他無計可施。

那架 G-226 的飛行員流暢地飛到他身邊。當機體下降時，引擎噴口也轉而朝下。馬瑞斯開近那艘船。追獵者的射擊落在他的四周，同時他看見運輸機的前方登機板開始降下，架在岩石懸崖的邊緣，打開艙口準備收納他。

一陣爆炸落在弧光坦克的右後方，將戰車震得橫飛。馬瑞斯立刻扭轉車頭。他扭得太過了，在瞬間偏移了太多。但他又試了一次，成功校正了坦克的方向。

不！他在腦中大喊。不要在這時候。就差一點了！不管願不願意，希望的髒手已經攪住了馬瑞斯。經歷那麼多事之後，他完全不打算就這樣鬆手放棄。

運輸機靠近地面時，激起無數的塵土飛揚。他聽見一聲堅硬的撞擊聲，於是開始降低車速。沒有犯錯的空間。那怕是一次打滑，他都可能撞上海軍的側面，把兩者一起撞下懸崖變成廢鐵。

撤離的運輸機一口氣降了下來，致動器因為機體的重量而彎曲。馬瑞斯降低速度，專注地控制減速的過程。他咬緊牙關，引導坦克的

車頭爬上斜坡，並開進 G-226 的船艙。他緊踩煞車，拼命地停了下來，然後開啓弧光坦克的車輪電磁鎖。然後，當駕駛員將機體拉離地面，飛進那詭異的粉紅色天空時，他感覺自己的胃像磚塊一樣往下沉。

在船艙外，十幾名追獵者試著將運輸機打成碎片。馬瑞斯可以聽見砲火咆嘯聲。那些咆嘯很快就變得微弱且遙遠，最後消失。飛離懸崖之後，他們立刻拉開與敵人之間的距離。危機解除了。

馬瑞斯站起來，打開艙蓋。冰涼、甜美的空氣湧入坦克裡。他貪婪而飢渴地將這空氣吸入肺中。對他來說，從沒有什麼東西嚐起來這麼美妙。他爬出車艙，大字型趴在弧光坦克的車頂。他能感覺身體底下的熱氣，同時讓涼爽的空氣吹過他那滿是汗水的身體。

沐浴在撤離船的貨艙燈光裡，馬瑞斯閉上疲累的眼睛。這片沉默沒有持續太久。

「布萊克伍德上尉，長官。」從他頭上某處傳來很大的聲音。「非常歡迎你上船！」

是這艘船的駕駛員。馬瑞斯滑下他的坦克，在靴子碰上溝紋金屬地板時差點雙腿一軟。他伸了伸腿，身體因為疼痛而劇烈地顫抖了一下。他的兩個膝蓋都發出強烈的抗議。

「放輕鬆享受這趟旅程吧，上尉。」飛行員繼續說。「前往基地的路途很平順。我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你送回去，想抽煙就抽吧。」

馬瑞斯下意識地把手伸進衣服口袋，掏出半根狗啃過一樣的雪茄。他開始繞著他的坦克走，巡視車體上的損傷。

「告訴中校，等我看見她要大大親她一口！」他對著 G-266 的空曠船艙大吼。他的聲音在光滑的鋼鐵牆壁間大聲迴響。「不管我不是得上軍事法庭！」

他很確定那飛行員聽不見他的話，但無所謂。馬瑞斯在身上翻找點火工具，但沒能找到。他索性把雪茄塞進嘴裡，使勁嚼啊嚼的。

他在弧光坦克的後方停下腳步。坦克的尾部護甲被追獵者的砲火整個掀掉了。只剩下一些扭曲歪斜的小碎塊。外殼的邊緣仍在悶燒，有好幾處因為高溫而閃動白熱的光芒。

馬瑞斯小心地靠上去，用超高溫的金屬點燃他的雪茄。

漫步到另一端，他放心地呼出一口氣。他的擊殺記錄還在那裡。馬瑞斯用手撫摸著它們，觸碰著，感受它們是多麼深刻地雕在新型鋼鐵的裝甲板上。在一整排的計數筆劃後面，他撫摸著一塊空白的空間。

這裡是屬於那巨像的。終於能把那一筆加上去了。

一個巨大的爆響傳來。運輸船猛烈地倒向一邊，讓馬瑞斯臉朝下摔倒在地。膝蓋撞上地面時，一陣疼痛再次貫穿他的腿部。他抓著他坦克的胎面，掙扎著想扶起自己。

又是一次爆炸。這次的聲音簡直震耳欲聾。船隻狂亂地震動、擺尾飛行，接著船頭朝下，用令人頭暈的角度向下墜落。馬瑞斯整個人摔過船艙，就像小孩的玩偶一樣無助。

藍白色的光芒閃動，接著是一陣強烈的熱氣。馬瑞斯可以聽見空氣從破裂的船殼洩漏出去，發出刺耳的尖嘯。他試著找到任何能抓住的地方，但什麼也沒抓到。

不久之後，運輸船從內部爆炸開來，伴隨著鋼鐵破裂的恐怖尖嘯。他腳下的地板掉下去，消失了，馬瑞斯跌進那噁心的粉紅天空裡。他不斷旋轉著墜落，張開雙手雙腳，無謂地想要取回控制權。直到最後，他終於屈服於必然的命運。他所看見的最後一個影像就是他的攻城坦克在他的下方猛烈地打著轉…

在墜落時，他一點都不害怕。

他感到解脫、平靜以及自由。

馬瑞斯咧嘴笑了。

鳳凰戰機降落時，塵土在那機體的周圍飛揚著。

戰機的座艙蓋在噴氣聲中開啓。神族飛行員冒了出來，爬下機體，走近在混濁空氣中悶燒著的人類運輸船殘骸。在其中一邊，攻城坦克的砲塔插在破裂的黏土地裡。這台機器的扭曲砲管無畏地指向天空。

飛行員俯下身子，從冒著火焰的殘骸裡取得一塊灼熱的新型鋼鐵碎片。他將碎片握在護手裡，看見代表這名人類過去勝績的粗糙標記。這神族低下頭，嚴肅地表示了敬意。那是跨越種族和語言隔閡的一個動作；他能夠理解這名戰士。

不，不是戰士。是兄弟。

走回船邊，這名飛行員用那尖銳的金屬碎片在他機身上刻出屬於他的一個符號，並排列在其他符號旁邊。

接著，在把戰利品丟到破碎的紅土大地上之後，他驅動機體再度升空。